

◎昨日重现



当兵那几年

由于几次搬家的原因,我只找到了一张唯一当兵时的照片。

我当兵的时候可以说真是不大一点儿,1976年的秋天,我还是个初三学生,当年的部队在伊克昭盟招了5个小兵,经过层层筛选,我最后成为了这幸运的5个人之一,那时候我才15岁。现在的孩子15岁能干什么了?虽然不玩儿尿泥了,起码也是敢在他大头上劈硬柴了。实际上,我在当兵前的小学四五年级就给家里挣上钱了。记得我们走的那一天已经是1977年的1月4日,从东胜到包头坐着班车,那时候黄河上还没有桥,车到了黄河岸边,我们这些新兵蛋子都被赶下了车,徒步从冰上过黄河,班车也是轻装上阵开过了黄河。我现在还老思谋,那时候的天气真是很冷,黄河封河时冻得结结实实,现在的黄河封河车根本就不敢过。

到了包头东河后,我们就乘坐一趟见站就停的慢车去往集宁,记得是半夜了下的车,走在集宁的街上,路两边的大树都是白哗哗的,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当年毛主席逝世后,集宁人民在树上扎的小白花。在乌盟军分区打地铺住的那个晚上,才意识到离开家了,想家的念头笼罩了思维的全部,后悔那时候走上后门扑死响哇的要当兵,真的就想逃跑了。

第二天,我们又在集宁北站乘坐上了去往二连浩特的车,在一个叫赛乌素的小站下了车,我们的边防二团驻地就离这里不远。就这样,一路带着思家的情绪来到了军营,开始了新兵连的生活。开始的一两天伙食还可以,几天以后伙食就不行了。吃的是胡羊肉汤和生芽麦子面,带兵的老班长说,坚持一下,下了连队就好了。我们这些新兵根本就不敢反抗,倒是吃了一段时间后,这些带兵的老班长带头开始抗议了,把打回来的饭都倒出去

了。就这样,闹一次伙食稍微给改善一下。

在新兵连的主要任务就是队列、投弹、射击等训练,我在当兵前一直在学校搞体育,所以说这些训练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由于我是小兵,再加上比较能吃苦,训练成绩也一直在新兵连名列前茅,所以在新兵连结束的时候,我获得了一个嘉奖,我急忙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我大我妈,好让他们也一起来分享。

结束了新兵连的生活后,我被分到了边防二团的西部边境的三连。与我一起参军的其他4个小兵在家里的帮助下都被留在了团部,有的是卫生员,有的是保管员,当时很不理解。后来才知道,当时部队就看下我是一个好苗子,有意识把我放下连队锻炼了。再加上,我的父母也从向部队的老乡张口。三连的所在地是达茂旗满都拉公社,这是一个新建连队,是在过去的班哨基础上扩建成了连哨,这个哨所守卫在一个山头圪蛋上。那时候的中苏、中蒙关系还很紧张,我们平时都是真枪实弹的全副武装,主要是站岗巡逻。当地的民兵也都配有枪支弹药,经常搞一些军民联防。

到三连的第一年,我又获得了一个嘉奖,在部队干的也不错。那时候的连队生活还是不错的,我们连队养的400多只羊,50多头牛,还有骆驼,马匹就更不用说了,我们每人一匹军马,那是必备的交通工具。在连队的锻炼中,我经历了很多,学会了更多。打过好几口井,开始都是枯井,直到最后这口井水流的汪汪的,才停止了打井,接下来就是建造塑料大棚种菜,那是我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温室,由于当地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,种地用的土都是从百里以外的地方取回的土。温室建成后,连队的蔬菜问题解决了。不但部队够吃,附近的牧民也经常过来拿。

那时候的军民关系真是鱼水情深,我们的连队交通不便,一个月能看一场电影,半个月看一次报纸书信,每当团里和旗里的电影队,或者文艺队下来,我们就分头骑马通知方圆几十公里的牧民来看电影和演出。我们那时候也最盼望的就是这个,每到了这一天,连队很热闹,这样我们就可以见到很多人了。也许你觉得奇怪,见到人有什么高兴了?那是你没有体会到在边境当兵的孤独。我们平时见不上一个地方上的人,看到的都是

连队穿绿衣服的人,唯一与外界接触的就是每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》节目,和家里也是一个月一封信。只要有时间就是写信,我现在老爱和单位的娃娃们说,你会不会写信?这看似开玩笑的话语,实际上是表达了我真诚的告白。真的,现在的娃娃不会写信了。

当兵的第二年,我们一个副团长来到连队,一下就看上我了,要我给他当警卫员,这是一个抗战时期参军的老兵,是全国战斗英雄,眉毛长得足有一寸多长,看似很怕人,实际上很温情。这个老军人最喜欢的就是战士。他是达斡尔族人,在东北打过日本鬼子,在锡盟打过土匪,在西藏参加过平叛,他的马棒被军事博物馆收藏。在他身边实际上就是伺候他,他喜欢打猎和去牧民家,牧民也喜欢他。每天的午休后,我就出去到牧民家给他要酸奶,一次喝一塑料卡,晚上睡觉前必须给他用冷水擦身,这是雷打不动的。

1979年,我参加全团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骨干训练,眼看就要结束,在一次实弹训练中我受伤了,就这样当兵的梦结束了。我一直想假如我不受伤会是什么样子?也许可能一辈子就是职业军人了。我受伤的那一年,我们全团选了5个人去石家庄陆军学院上学,我是唯一被选中的战士,团里也找我谈了话,9月1日上学,我是7月23日受的伤。那时候,我仅仅17岁,两年出来后我就是干部,就是大学生,因此在部队的升值空间很大,那批上学的人后来大部分一辈子都是军人,最后在部队离休的。

部队是个很难锻炼人的地方,我说的是我们那个时代,不像现在的当兵有些就是为了就业,混上两年就回来了。而现在当兵的那些人,我发现一些是不好好学习的人,没办法才选择当兵。不像我们那个时候,把参军作为一种崇高的职业。

我很怀念部队的生活,可惜现在和他们接触的很少很少,大部分根本就联系不上了。我的连队有四川兵、河北兵、山西兵、东北兵,当然更多的还是内蒙古兵。不知他们过得还好吗?我一直有个愿望,想去我的连队看看,想去我的二团看看,可是一直没有行程。给我答应下的人很多,但是光说不练的更多。今年我就顾不上了,但是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。 文/杜洪涛

◎往事情怀

黑面连长

特务连流传一句口号:怕死就滚出特务连!口号的缔造者,是特务连连长邓国振。

邓国振刚当连长时,对分来的新兵训话:留在特务连才是你们的荣耀!因为新兵训练结束,经过测验,三分之二的要被分流到其他连队。邓国振出身侦察兵,在集团军比武夺冠后提的干,是个优秀军事人才,尤其在训练方面铁面无情。团司令部作战股长几次苦笑:这个老黑啊!是说连长脸黑心也“黑”,冷酷无情。从此,邓国振有了响亮的绰号:黑面连长。

连长乐意这个绰号,每天下午的体能训练,要求战士们完成一百个仰卧起坐、一百个鸭子走路、一百个单杠引体、一百个双杠撑臂、一百个青蛙跳远、一百个俯卧撑,还有两公里冲刺。对侦察排的要求更苛刻:周末增加十公里武装越野。地点就在驻地城市的郊区,那里有个航空飞行训练场,跑完一大圈刚好十公里。老兵们记得,连长上任第二天,拈了两支好酒去找航空飞行训练场领导,说你们周末休息时,让我的兵去跑个圈吧!对方同意了。

野性十足的特务连,日常训练较为粗暴,有些新兵难免抵触。新兵一有抵触,班长们的拳脚直接过去。团司令部、政治处领导几次警告特务连长和指导员:到了独生子女服役的时代,人家父母将宝贝送来部队锻炼,你们别因为打兵出现安全事故,害得大家背责任!连长不反对,却换了腔调:特务连战士讲究勇猛狠,平时训练不严,上了战场准死!

有了连长的支持,班长们似乎有恃无恐,直到“打兵事件”在特务连发生。

一个周日下午,侦察排长带领四五六班战士在航场进行十公里武装越野,四班长江术海嫌一个新兵跑得慢,抽出腰带抽打他的背部。当时,跑道上还有几个记者在拍摄取景。不出所料,次日的省城晚报登出一则图片新闻,两个身着迷彩服的军人在航场跑道狂奔,后者挥着皮带抽打前者。还配了行字:鞭策还是虐待?驻军某部如此带兵似乎不妥!

驻地师长看了大为震怒,立即要求查明真相。

在团调查组来到之前,连长也预知要出事,赶紧将侦察排长和四五六班班长叫到连部。连长踢了江术海一脚,说

狗日的,把连队面子丢尽了!骂完,授意文书拟了汇报,板着脸交待:要是上级逐个提问,大家按照统一口径汇报!很快,团向师里提交报告,师给报社发了通报:经查,用皮带击打者为我部某连主官,被击打者为某连战士,原因是该主官嫌该战士训练滞后,用皮带轻击其背以督促;经研究,决定对该主官实行调岗处理。

省城晚报没再炒作,但处理意见真的实施,连长调任团农场场长。离开那天,全连战士伤感不已,送行的江术海更是流泪:连长可是为了我啊!连长给他一拳,说哭个啥,好好复习,争取考个本科给老子长脸,老子可没正式上过军校呢!那一年,防化排撤销,只辖警卫连和侦察排的特务连改称警卫连。那一年,江术海考上南京政治学院本科。

寒假开始,准尉军官江术海千里奔波去到团农场。昔日的黑面连长变成黑面场长,虽然还像以前一样勇猛,但看起来有些土气。自己的兵来探望,场长开心地下厨炒出几个小菜,两人喝开了。几杯下肚,江术海悠悠地说,我记着打兵那件事,可还是不明,当时您没去航场,怎么非要帮我顶黑锅?场长抿了口酒,说老子背个小处分还是干部,你背上处分就进不了军校,再说也不能让侦察排长背吧,人家前途好着呢!江术海有些哽咽,说:“连长您……”,被场长打断:“你是咱特务连出来的,哭个啥啊,看我现在还是正连职,比起在老家农村好得多呢!呵呵一笑后,场长给自己斟了杯满酒,说狗日的,啥也不说了,干!

一块巨大的火烧云镶在锅盖似的天边,把农场的庄稼和牛羊烧得通红。头顶落日余晖的场长脱下一杠三星的迷彩服,抬手举杯,满口倒下。

文/大海

心窗

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,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,总有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怀,影响着你的心情,把它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。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,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,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!

电话:0471-6635311

Email:bfxbcyws@163.

com